

疼痛与羞涩

世纪成功背后的隐私

张放 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疼痛与羞涩

1 世纪成功背后的隐私

张放 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3331

责任编辑:张玉璋

封面设计:黄成兰

疼痛与羞涩

张放 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20号)

新华书店经销 四川锦祝印务所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2 字数:270 千

1999 年 3 月第 1 版 199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0 册

ISBN7-204-04481-9/I·805

定价:19.80 元

内容简介

《疼痛与羞涩》描写了当代中国高校知识分子在社会大变革、经济大波澜中艰难求适应、重估自身价值的复杂心态和戏剧性经历。

研究生出身的大学教师臧学思是一个典型的书呆子，他居陋室，吟古诗，满足于清贫素心的教学生活。但是新的时代到来了，他的象牙塔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动摇。学校大环境、家庭小环境都令他无法驾驭和自控，以至窘态百出。万般无奈之下，他涉足商海，从跟手下学生打工开始，到倒卖电器，出入债券股票市场，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头破血流，绝处逢生。海市红楼，浪荡不羁。他纯朴、羞怯的性格也在闯社会的险道中起着质的变化。以至后来身居“老大”，腻熟红黑两道，成为了一个自己都不敢相信的“风云大腕”。但是，富贵难得、真情更难得，他昔日的家庭、亲情、学业、友谊，只能在无限的怀旧情结中凭栏黯然眺望……

作者简介

张放 男，1957年出生，又名张叹凤，叹风楼。四川阿坝人。四川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四川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巴金文学院名誉创作员。曾获中国作协“庄重文文学奖”，小说界文学奖，四川文学奖等多项奖励。主要创作有《文苑星辰文苑风》、《家园的味道》、《论语观代版》、《深宫绝学》、《叹凤楼枕书录》等。《疼痛与羞涩》是他的第二本长篇小说。

200201



第一章

1

臧学思很沮丧,就像演戏演出破绽给人揭穿一样沮丧,虽然他还站在讲台上继续授课,但自己也感到声音变了味,变了质,像受了伤,更如乡村里的狗给烤红薯烫了舌头似的,一声声幽咽难为听。他觉得自己只差夹着尾巴逃跑了。

他索性停止讲授,将手握拳在嘴前佯装咳嗽,这是很斯文的动作,老师们都爱这样做。老师们的拳头也都有些白晰,手背血管如蚯蚓似的青纹毕现,臧学思也如此。臧学思以此来遮挡脸上已经表现出来的那份尴尬,同时供给心理上的准备和思量。他很需要氧,他感到气有些出不及。

他不敢看台下的学生,仿佛那都是些侦探,他们可以看透他内心的隐秘和惶恐。他俯首注视讲义,注视自己的笔记,他希望学生都没有看到门边上那个女人,至少是对她视而不见,像现在的他一样。

但他知道这不可能的。他也不可能。

因为那个女人几乎都要站到教室里边来了。

她年轻面嫩,但镇定自若坚定不移仿佛是大义凛然的样子,又

好像是慷慨赴难，她仿佛运筹帷幄的女杰，那逼视不让的眼神令臧学思不禁瑟缩和憎厌。

她一身上下仿佛都在表达和重复着一句话：“不许软弱！”

我不是软弱，我只是想上完这节课。

臧学思感觉自己有些像法国小说《最后一课》里边那个教师。其实他只想安安静静地生活、教书、做学问，他宁可两耳不闻窗外事，天大的幸运都与他无缘。但骚扰纷至沓来。骚扰如影追形。现在这个被丈夫背叛的少妇更是如洪水猛兽一样，几乎快要让他遭受灭顶之灾了。课怎么办，学生怎么办，他真拿不定主意，他不敢面对现实。他仍旧伏首看着讲义，看着自己的正楷，好像那需要他进一步考证。他的样子像个守着自留地顽固不化的老农……他的祖父曾经是这样的人。

“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

这是生命的忧患意识，是我国文学上的一种永恒的主题。即使贵为万方有国的魏丞相曹操，他也不能免却这无尽的惆怅与徘徊……

他讲义上是这样写的。他觉得他的字字正墨光、可称珠圆玉润，甚至是奇妙。奇妙到都不像他自己写的了。如果不是门口那个女人的存在和逼近，他想他已经照着自编讲义上的提示，侃侃而谈地讲起曹氏父子来了。但现在他不得不用手去抹擦额头上沁出来的汗粒。汗居然是冷的。向着门口那一面的肩膀更是显得僵硬，像正在钙化，并随时要经得外来的打击似的。

“臧学思，臧学思……”不绝如缕的女人的声音，仿佛鱼鹰追食，扑腾着劲翅的猎鸟，动物园里那种火烈鸟。都像。臧学思感到自己魂魄无处可逃。

他发现佯装不见或继续讲课都已失去了意义。因为几乎所有

的学生，都像军训列队那样向右看齐，看着那个不速之客。他们交头接耳，脸上大多漾出几乎是幸福的笑意。沉闷枯燥的人生和难以捱过的时钟有了燃点和刺激，又是意外。他们的目光便紧随着在台上的老师与门口的女人之间来回扫视，推断着二人之间的关系，显然包括肉体方面。这是主要的内容。这是青春期最敏感的话题。

臧学思感觉自己被当场示众一般。他的脸火辣辣的发烧，像有无数只毛毛虫在上边爬行。

最后连他自己都成了一只毛毛虫。

“臧学思……”女人还在追逐。母鸡似的尖着嘴壳，不依不饶。

“啊？哦，你……你有什么事么？……”

他如梦醒来，夸张、做作，变形，声音仿佛是从发热的枪筒里射击出去，他自己都在怀疑是不是自己的发音了，他感到听觉有些重听。他有这个毛病。一紧张就犯。于是他像从高原上俯冲下来的一只鹭雕，转身冲下讲台，冲向门口，本来就不够整齐的头，更像纵欲过度一样显得首如飞蓬，如黑色闪电划过长空。

他要用贫脊的胸膛去撞击和堵塞那喷射的枪口。那朝着学问尊严的枪口。

但那不是枪，不是枪口，也不是洪水猛兽。那是少妇宋雁的胸脯。一座肉体的堡垒。柔软、坚强。仿佛战时中国妇女的化身。臧学思的英勇显得毫无意义。甚至是盲目。

在胸与胸撞击的刹那间他停下来，他没有料到她会纹丝不动，根本没有为他的暴力倾向震慑的意思。他立即醒悟到自己犯了一个多么严重的不可饶恕的错误，这便是忽略了对方的一个教师，一个同校操戈的大学教师。就像对方也是一个沙场老将一样。他的战术太过幼稚了。这使他必须为之付出代价。他险些摔一跤，惯性的力要求他继续前进，但他不能，他幸好伸手撑住门框，化解力量，才把握住自己，才没有撞到那尊英勇的活体雕塑。他已听到

哄笑从教室四面发生，群鸟扑动与腾起的那种哄笑……发生并蔓延。

“呵呵呵呵……”学生们都欢心鼓舞。他们像看一出喜剧。他们差不多完全忘了曹操的悲剧。曹操离他们太遥远。他们前仰后合。男学生的口浩大空旷，像历史的空白。女学生的胸生机勃勃，像春风又绿江南岸。教室里弥漫着青春的气息。

青春的感人的气息。只不感染臧学思。

他垂头丧气，他像鹞鹰俯视爪下猎物一般，他目光定定地将宋雁的胸乳看着，他个子本不太高，但对身材堪称娇小玲珑而丰韵的宋雁，他就是居高临下地看着。他看着她绿色线衫间V字裙口露出一片粉肉，以及一双两个圆球的斜坡面积。以及之间深深的沟壑。好像他臧学思从讲台上俯冲下来，就是为了检视宋雁的胸一样。他的神情专注得像个生物教师，甚至像个妇科医生。

学生们一片清风雅静，似乎真将他们的老师当做妇科医生了。他们想明白教室前门口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老师为什么会做出这样一种姿态。往下会如何演变。像喜剧小品观赏的间歇，间歇的安静中等待着下一次爆笑的高潮。

臧学思喘个不停。好像他已经跑了十多公里，他的目光定定仍旧一动不动，注视着宋雁的胸。像刚才注视他的讲义一样。

实际上他什么也没有看到。他的头脑里一片空白。

“臧学思，你是不是疯了？你要吃奶么？”最后一句差不多只有宋雁自己才能听到。

但臧学思像是给弹簧打了一下似的，他再次如梦惊醒。他面红耳赤。他明白自己有多么蠢，做了什么样的蠢笨动作。他低声说：“宋雁，有什么事咱们下课再说好不好？你看，这么多的学生在看着……”声音的尾音显然已处于哀声。

“那有什么呢，不是先说好了的吗？……”宋雁的脸显得有些过于丰盈。像一轮皓月。冷酷的冬天的月。她的声音也十分冷

静。仿佛她本是大理石雕成的。

臧学思感到胃抽痛，像受了寒气。阳春三月却受了冬天的寒气。他真想喝一口姜汤，那种子姜与红糖烧在一想的姜汤。他妈妈特别会做。他说：“可是……可是……”

宋雁口角微动，像是掠过一丝冷嘲，她细眉讥消地跳一跳，她轻声说：“臧学思，你真是尽职啊，连你老婆也不管了……”

臧学思险些伸手去捂住宋雁的嘴，他惊惶回首，像做贼时看有无人注意到他。幸好他看见学生有的虽还在留意着他们这边，有的却已注意力分散游移，以至各自交谈起来。大约门口距离稍远，他们听不见他俩说话的声音和交谈的内容而失望吧。年轻人的注意力总是容易转换的。但在这一回首间，他瞥见前排靠窗一对恋爱中的学生居然趁机亲热了一下。那男生在女生脸颊飞快地一吻。像春鸟啄食那么快的一吻。女生神色很是幸福。但她恰好目光撞见了老师的目光。她便有些尴尬地推一推男生肩膀，提醒他注意。她肤色黝黑，眸光闪亮，像个渔村姑娘。画上那种造形。臧学思推测她是海南岛考上内地大学来的。他现在无心旁顾学生的纪律性。他现在需要守住的是自己的方寸。

“宋雁，你说话能不能小声一点啊？”他请求他。确切地说是哀求。他觉得自己好像犯了严重错误一样。老婆没有管好，学生也没有教好。这都给宋雁拿个正着。他无处可逃。

宋雁显然看到了刚才的一幕，她又是冷然一笑，她说：“你怕什么呢，你不觉得胆小怕事的年代已经过去了吗？”

胆小怕事的年代已经过去了，现在好像天空任鸟飞，海阔凭鱼跃。所有的人事都在迅速改观。包括意识与观念。臧学思无言以对。宋雁是哲学系的教师，她在观念方面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她认为他落伍，他自感也好像是被时代列车抛弃。他对此有些惘然。

宋雁说：“我等你。你快告诉学生自学吧……”她像是下了最后的命令。

“能不能等下了课再……”臧学思将头抬起，他的头显得十分沉重。沉重得像雨后的花朵和花岗石。

“下课？难道别人会等你下课再那个吗？嘿……”宋雁换了换脚下的重心，由冷笑转为讥笑了。如果不是事属有关，也是她的家丑，臧学思猜想她是会笑出声来的。幸好她心里的伤口遏制着她。她的脸显得似乎有些贫血。

“万一上边来查课怎么办呢？”臧学思似乎找到了一个可以推拒和搪塞的有力的理由。

“臧学思，”宋雁像点名那样点着他，仿佛是给出他最后的通牒。她说：“你说一句好了，去不去？我并不是要强迫你，我告诉过你，你可以不去。我可以找到陪同，可以找到证人……”

臧学思觉得冬的寒意又攻上来，他的防线在崩溃，像战败国那样崩溃。他没有再多说话，他只好道：“好吧。我去……”然后他返身走上讲台。像毅然跨上审判席。

他的样子像刚得到什么噩耗要宣布给大家似的。他感到宋雁像冷水一样浇湿了他的周身。他是一个落汤鸡。

他在讲台前站定，伏首收拾了好一会儿讲义，好像那都是些重要文件，是战场上英雄的遗骨。他要利用这个宝贵时间来思考怎样向学生作出解释。

教室奇特地安静下来，安静得像等待宣判前的法庭。目光汇成一片时是幽蓝色的。

臧学思感到头脑嗡嗡地响，双耳又有些重听，可能是营养欠缺，或睡眠不够。他偷瞥台下，他看到学生们都仰望着他，像仰望着电影，同时也像要目睹他走上绞刑架去似的，一片片定睛的看，差不多在口角边上都绽开着快乐的恶之花。每一只脖子都差不多伸得直直，似乎要分享他那被绞索套上脖子的滋味。

他不禁笑了一笑，自己都笑得怪怪的。像个古代宫里的老太监。他向学生宣布，他把音调处理得尽量苏缓，像平常事。好

像这样就可以延缓他内心的重压，同时降低学生的期望值和燃点似的。他说：“是这样的，各位同学，我很遗憾地告诉大家。学校有一点事情，不大不小的，急需我去处理。所以么……这两节课……请大家自……”

他的话还没有完，潮水般地欢呼和鼓掌跺足以及敲击桌凳的声音已出来淹没了他。他看见有的学生索性举起双臂或做出相互拥抱的姿势，像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迎接胜利那样。

他本来还想告诉学生如何自习，复习哪些章节，但这时似乎都失去了意义。连他自己都有些受到感染并激动起来了。他傻笑了一笑。显得很弱智。他就提起讲义包下台。走的过程中他看见宋雁也适好晒然一笑。这一笑似乎使她恢复了女性的柔媚气息，以至使臧学思都恍然觉得是去赴她的约会而不是去做其它了。

但是一张破地板跳起来打破了他的幻觉。

他走到讲台边沿时，踩跷了一块地板，可能是他刚才就踩跷了缝的，现在总爆发，弹起来，使他身体平衡立即被破坏，他像中弹一样向后歪了歪，然后在空中失重地扑下讲台去。伴随着口中不由自主的“哇呀”一声。

这一下居然将宋雁吓得退后了一大截。可见她并不是那么坚强。

笑声、掌声再次响起来，但没有上次嘹亮，也不如上次的数量。可能是学生们也有些于心不忍，他们的欢乐也是费厄泼赖式的，理智现在告诉他们，毕竟那是他们的老师呀。所以有一半的人没有怎么参与喧笑。而是关注地看着他。

这使臧学思更感难堪，好像得到别人廉价的同情与怜悯。他差不多是在心中有些恼羞成怒了。

是谁导演的这一切？

2

他每天大清早都要起来倒痰盂。

痰盂是沿袭往古生活的代名词,对于普通人家来说,痰盂实际上就是尿罐。说“痰盂”,只是知识分子精神上对风雅生活的一种纪念与追怀。就像留存在口头语中的许多文言一样。

臧学思开始并不认识宋雁女士,更说不上有什么纠葛。纠葛似乎是因为倒痰盂惹出来的。

居住教工七宿舍的年轻教职工多,流动性大,换进换出的,使四十年代建筑并保留下来的这座仿哥特式建筑宿舍楼像一头蹲伏着的老狮子,它吐故纳新,竭力维持,消化着漫长的岁月。仿佛世纪的证人。臧学思居住在七宿舍的南头,出入于南侧门。因为公厕在宿舍外林荫道对面,倒痰盂必须横穿林荫道,这就不免要撞见那些时或路过的认识的学生,多话的不免要问,臧老师,你哪儿去?臧老师往往微笑无语地看着自己双手捧着的痰盂盖,好像那里是一个易碎品或者幽灵,不便去惊动它似的。多话的学生做恍然大悟状,即将视线投向盂盖说,哦,老师,您倒痰盂啊?其实这还用说吗?但说一说才有礼貌。遇到女学生,臧学思无可退避时,他就加速赶在她们前面跨过马路,像战士携雷跨过战壕。女学生懂事不笑,但臧学思仍觉得她们心里在笑。因为讲台上的臧老师不是这个样子。他甚至像不食人间烟火。这使他的诗化变得庸俗化。

他有些尴尬。像裤带暴露出来给人瞧见似的尴尬。他不应该这样太过于真实,真实得琐碎。他应该与学生保持应有的距离。所以他就改变策略,众人皆醉我独醒,他早起,早到校广播站开工之前,夜色残留天未放亮之际。

这样他就与宋雁不期而遇。他知道这个宿舍中原来还有这么一个近同梦游的女人。

女人的神色明显对他早起不满，仿佛这个时间段是她买断了似的。臧学思侵犯了她的专利。她的肢体语言无不发出强烈的抗议。

她一手拎着清洗干净了的金红色的塑料小痰盂，一手拎着一只绿色的小毛刷，站在路边，怜悯而憎恶地看着臧学思过路。那神色使臧学思感到自己好像是病菌与污秽的散布者并发源地。他又像是窥视他人隐私的小人。

但他别无选择。两害相权取其轻，使一位女邻居尴尬总要比使许多学生尴尬好受些。

他只好以惭愧抱歉的神情对待年轻的女邻居。他过去不注意邻居，目光总是投注地面，随时显得很冷的样子，缩手缩脚的。但一遇再遇之下，加之又是这样的特殊时空，他不可能不认识这个同舍的女人了。虽然他还不知道她的姓名和单位。他觉得那无关紧要。他友好而坦然待之。

南侧门的宽度只容一人有余，臧学思端着痰盂和宋雁同时进出，如果谦让一点的话，二人可以于门口侧身相过。但臧学思手中端着痰盂，宋雁就不惜退让到门外边，退让到邻居老颜种植的菜地边上，盖暗沟的石板上边，让他先出。她仿佛是在执行轻车让重车的交通规则。但她显然是被迫的，是带有不情愿的消极色彩的。

他明白。所以他每回过身必说声谢谢。有时候他让在巷道边上，希望她大驾先过，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他甚至有些别扭地将痰盂藏到腰际一畔，唯恐有碍对方观瞻似的。姿态像女旗人行礼。但他这样做很快感到了来自对方那种有些生气的执拗和不合作的态度。他略感诧异，他就抬起眼睛看女人。

不高的身体，好年华，丰满，甚至是结实，涣散着的穿着和浪艳的披发，表明她势必还将回房去再续旧梦。皮肤白得像玉器，头发则像黑夜。臧学思可以肯定她尚没有戴上胸罩，他脑海里甚至闪现出她回到房中脱得跟胎儿一样跳上床去重新睡觉的样子。不知

是哪一双坚强有力的男性的手臂从被窝里伸出来迎接她。像迎接燕子归来。臧学思颜面上不禁为自己富于文学的想像而浮现得意之色。

这肯定被她看出来了。所以她更生气。本来这段时空是她的，她去前年就在这时候起床了，那时候除了路灯谁的眼睛都还闭着。甚至连启明星也还没有睁开眼。她甚至可以穿得随随便便大而滑之，像走过自家的庭院那样走过巷口，但现在她不得不稍作遮蔽和修饰，好像她有义务为眼前这个迂酸的背有些微驼的男人修饰似的。她当然生气。她拒绝他的礼让。好像拒绝跟不喜欢的人握手打招呼一样。

臧学思当然就感觉到了来自对方的那种敌意，他无奈地笑一笑，他以一种抱憾的神情道一声谢谢，然后他通过她的身前，通过她的胸前。

这就更加激怒了她，她几乎是叫出来说：“喂，请你不要说谢谢好不好？”这是她第一次对他讲话。好像谢谢是一件不合体的滑稽的衣服给他强迫为她穿到身上似的。她感到屈辱，为此涨红了脸。

他意想不到，不免震惊，他愣一愣，没有做声。他心里笑了一笑，他不计较。他不再向她说谢谢就是。过就过去了。公家的路，又不是你的。他这样想。

这样就过了一年多。还算相安无事。

直到有一天他倒痰盂回转，发现她还站在菜地边上，像在等候什么人到来。她就等他。他心未免跳，他放慢脚步，好像她会向他发起攻击。他随时要给自己留下逃跑的余地。他观察着她的动态。

她叫他一声：“喂，”她说：“你是不是臧老师？”

臧学思心里又格登一下，他吃不准她的态度，你是不是臧老师，那么严肃，那么凛冽，在一种特殊的尊敬中涌啸着某种冲动。以至她重心都不好把握。她脚下的石板发出踩踏不平的响声。她

不像是在倒痰盂的日子里对他有了好感，从而要和他叙一叙什么的。他手中的痰盂不禁砰地一下掉落地上。他几乎是给自己吓了一跳。他慌忙俯身拾起痰盂来，只差没有往上边拍上两拍。他面红耳赤、手足无措道：“我是臧学思，有啥事么？”

她看着他，像看着一个外星人，以至臧学思回头看了看，看是不是后边还有什么别的动物。但她就是对着他来的。他就是她面前唯一的动物。背后只有虚无。她说：“臧老师，对不起，有件事情一直想和你说一说。不得不说一下了。”她脸先涨红了，在路灯光下边有些微微发青。她眼睛不再正视他。好像他的目光会更加激烈她似的。

臧学思心里乱麻一团，他看着她，断定她不是因为对他有什么意思而心乱神迷，她的脸红和冲动大约都因愤怒和委屈，人愤怒和委屈时都是这样表现出来的。只是她更像一尊愤怒的女神。一尊拎着痰盂的站在黎明前的愤怒女神。

臧学思眼睛睁得大大的，像两个问号。他没有说话，他说话无意义，他等待她开口述说她的愤怒。

宋雁看着南门巷口，看有不有人来，她面色沉重，像是在蕴酿一篇大文章的开头。

臧学思本能地想，肯定是有件事发生了。不会仅仅是为了争夺这段早起的时空。其实我也早起，对她说来还要安全些。谁敢肯定黎明前没有案犯，没有色狼？她肯定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她近来对我已没有那么敌视了。她的肢体语言要柔和一些了。甚至出入巷口还有些配合。像相处习惯了的两种动物。但是现在

.....

他等她说话，往下说。

但她显得很难开口似的，欲言又止。于是她恨恨地笑了一下。像是嘲笑自己。她终于说：“其实也没有什么……”她说这话像是感冒了，鼻子气流不通，簇簇地两声。声音磁性十足。她目光凭眺